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平義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任衛萱

經部五

春秋平義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平義十二卷

國朝俞汝言撰汝言字右吉秀水人是書成於

康熙丙辰書中多引舊文其自立論無幾然

自宋孫復以來説春秋者務以攻擊三傳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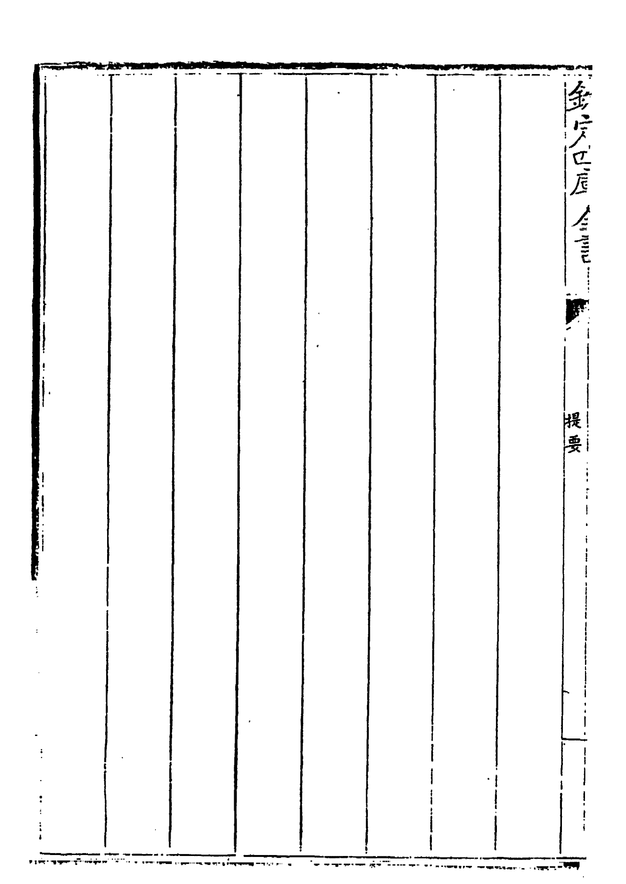
高求駕乎先儒之上而穿鑿煩碎之弊日生

自元延祐以後說春秋者務以尊崇胡傳為主求利于科舉之途而牽就附合之弊亦遂日甚明張岐然嘗作平文以糾其謬而去取未能皆允汝言此書亦與岐然同意而簡汰精審多得經意正不以多生新解為長前有自序謂傳經之失不在淺而在於深春秋為甚可謂片言居要矣此本為汝言原稿塗乙補綴朱墨縱横其用心勤篤至今猶可想見

也朱彜尊經義攷載繆泳之言稱汝言研精經史尤熟于明代典故嘗撰有宰相列卿年表其詩古文名漸川集今皆未見蓋亦好學深思之士所由與枵腹高談者異歟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平義序

傳經之失不在淺而在於深春秋爲甚以其筆削出自聖人必有不可測識之旨然後可以撥亂世反之正左氏以事求之叢記雜陳容飾盛而神理不居公穀胡氏諸儒以意測之探微索隱謹毛髮之細而其大體所在愈求而愈遠要其故不過二端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聖人之刑書也以爲天子之事可以進退百辟以爲刑書而名稱日月無往非刀鋸斧鉞之用而聖人之意愈隱

汝言汎瀾其中者有年初涉之而茫然再親之而華文瓌辯可喜可愕而不忍釋數四讀之而得其指歸聖人之筆削合乎人情宜乎時勢未嘗有矜奇異衆之舉而時措咸宜無不協乎正直剛柔之德向之可喜可愕者皆與聖人遠焉者也於是徧訪諸家著述輯成春秋平義一十二卷其言皆出於儒先不入臆測一語使其言足録不以其人而棄之言不足録亦不以其人而存之務得其平而已夫知聖人之不遠於人而人亦不遠人

以求道而學術一矣而天下平矣寧獨春秋也哉丙辰
仲冬二十八日漸川諸生俞汝言識

春秋平義卷一

秀水俞汝言撰

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夫人子氏姬姓侯爵自伯禽受封十一世在位一十一年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程子頤曰春秋魯史記之名也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史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

於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正始也春周時之春也王正月夏時之十一月也高攀龍孔義 春正月者其舊文也疑若用夏正者書王見正月之為子也郘寶甫端録 繫王於春所承者天之道所志者天子之事所紀者公之年不言即位有與公疑位者也羅喻義野編 劉恕謂惠公愛少子立為太子國人不與而立隱隱曰我將讓焉太子儫望十年不

獲而羽父弒隱於是桓曰隱攝也吾取之左氏信桓之欺故曰攝公穀信隱之詐故曰讓黄震日抄昔無今有者皆夫子所筆昔有今無者皆夫子所削也夫子之筆始於書王夫子之削始於不書即位呂祖謙集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魯地凡邾公羊並作邾婁蔑公穀作眛私盟之始

公與曰公也何可三月無公盟書野編我所欲曰及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也儀父邾君之字也邾魯之附庸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孔義凡記會盟於王法所不得

為者皆貶若以結信於魯故得貴之則桓十七年盟趡又何為乎劉敞權衡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鄭地

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左傳于鄢遠也穀梁凡弟及世子家事也目君大夫國事也繫國野編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王室下交諸侯之始

昔者夫子序書夏商周稱王春秋繫王於天則何以

異於書或曰為萬世之法也或曰不然於是有僭王者不天之繫則無以著無二之義也簡端錄國有疑於公者決之曰公天下有疑於王者決之曰天王野編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者妾稱也程傳天子而賵妾母是啓僭也趙匡纂例惠公仲子者惠公之仲子也桓之母也或徵其手文曰𠨍古文魯字夫人也君子不言知其為仲子而已矣賵曰仲子之賵宮曰仲子之宮　稱天而王尊但稱王而王亦尊蓋春秋為天子之事豈得有

所褒貶於天子哉　惠公仲子公羊以為兼之是也成九年之書僖公成風也亦然程子以惠公之妾為惠公之仲子猶可以僖公之母為僖公之仲子則不可（朱朝瑛讀春秋畧記）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傳曰秦人弗夫人也知此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王亦弗夫人也故春秋亦弗夫人也其以夫人奉仲子夫在隱不在王也書之以正隱爾（野編）以改葬故所以厚惠公也并歸仲子所以定桓公也（辨義）惠公之妾仲子

也左氏以為兼赗公與仲子故在公以為緩在仲子以為豫仲子於是時蓋已卒矣君子信經左邵鶴寶呂朴卿有言曰春秋周大夫不名爵從其爵單伯劉子之類是也未爵稱字家父榮叔之類是也舍是無名者矣是故經書魯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赗書名而不書氏者士也桓四年天王使渠伯糾來聘書氏及字者卿大夫也僖七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書官而不名氏者三公也始使士繼使大夫終使

三公天子曰微諸侯曰强其情不甚明白哉或問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參盟之始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菅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魯志也稱及稱人皆非卿也程傳及宋人盟于宿隱公之私也隱公之初魯猶强間於齊宋鄭之間相為依附然宋鄭不兩合而皆以齊為主齊為宋則附齊而援宋齊為鄭則附齊而援鄭既盟宋矣石門與艾之盟與齊鄭成而渝宋之盟隱公之私甚矣蔡汝楠經惡剳記

私盟始于蔑處㕘盟始于宿公七年伐邾十年伐宋

二盟尋畔坎牲加書寧足信哉張溥傳斷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王臣私交之始

來書野編來朝也祭伯非王命而私交不與其朝也孔義

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説非也天下有道諸侯順軌

豈有内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委官守而遠

相朝無是道也周禮世相朝謂隣國爾程傳

公子益師卒衆仲

大夫卒書野編公子益師孝公之子日抄稱公子公子故使為卿也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略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鄭傳

朱子曰春秋一發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書會之始亦外交之始會戎于潛春秋之始會吳于黃池春秋之終

會書野編周衰戎狄雜居中夏魯有疆場之交不得不

會之也戴溪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況會

戎哉孫復發微

夏五月莒人入向入國之始

入書向國也野編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

入向以姜氏還左傳書人微者也程傳入者得而不居也

公羊

無駭帥師入極駭穀作侅大夫專兵之始

極國也野編無駭不氏未賜族也書帥師用大衆也非

王命而入人國邑見諸侯之不臣也胡安國傳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魯地盟戎狄之始

潛之會猶請盟而辭復與之盟益非義矣孔義韓愈言

春秋謹嚴君子以為深得其旨何謹乎盟于唐而書

日謹之也胡傳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裂繻公穀作履綸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内女嫁書野編内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

事也先儒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詩稱文王親逆于渭未嘗出疆也程傳為來逆非卿又為叔姬待年而書也胡寧通旨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莒邑公穀作子伯此外相盟之始

闕文也程傳子帛杜預以為履緰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此必紀侯莒子也紀迫于齊而與于莒故相盟天下無主則小國不安而齊人滅紀之端見矣

李本私考杜氏以為杞子紀字誤昭公四年莒人以牟婁奔魯則為魯近矣杞此時尚未遷緣陵也自此以前因莒人入向而魯為莒紀盟于密以聯其交自此以後八年公與莒人盟于浮來以成其外皆可佐證辨義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穀梁謂隱之妻以不書葬知為君夫人薨轍謂桓公之母仲子也特立之廟而不祔故不書葬黄震以歸仲子之賵卒應在隱前按後考仲子之宫為桓之母

無疑

鄭人伐衛諸侯專征伐之始

伐書野編段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伐鄭取廩延鄭人旣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矣今復擅興師何為乎孔義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程傳異書言日不

言朔食晦日也古之為歴者食朔則朔食晦則晦謂之平朔令之為歴者雖晦也必移之朔謂之定朔故後世無食晦者野編經書日食三十六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歴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胡傳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不言日夜食也不言朔朔在前也不言朔與日朔在後也蘇轍長歴推己巳實是朔日而

不書朔史失之也左疏

三月庚戌天王崩平王崩孫桓王立

崩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罪不書而自見也程傳天王崩魯不會葬者凡七諸侯皆然當是時誰歟伯者謂之尊王不亦愧乎邵寶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及也胡傳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君公穀作尹

聲子也隱公將不終為君故不稱夫人不稱子氏而稱君氏何也哀公之母曰如氏卒哀未君也隱既君矣不稱子氏而稱君氏著其君也公羊穀梁曰此尹氏也天子之大夫也天王崩為魯主故卒之王子虎劉卷皆天子之大夫也其卒未嘗不名其曰尹氏而不名非尹氏也蓋君氏也蘊撤任氏曰聲子也謂君氏猶言寡小君也王沿謂君之母氏謂如經之稱夫人

氏傳稱君姬氏之類通說以夫人禮成仲子之喪則聲子猶娣姪也娣姪之喪史不書策於是以吾君之喪其母不可不書史法適夫人喪不用夫人禮亦書其氏卒如姒氏孟子是也而聲子獨稱君氏禮妾為女君之黨服攝為君則不為女君之黨服聲子以攝女君之貴異乎衆娣姪女君稱小君則攝如君得稱君氏故特書君氏卒以明聲子繼室之為正惠公再娶之非禮趙汸屬辭

秋武氏子來求賻來求之始

武氏子者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而使之非正也不言使桓未君也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歸之正也求之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蘇轍曰凡書求賻求車求金皆誅諸侯不貢而天下無王也尚何責天王哉先師宗諭王貫道嘗言周凡三求求賻以平王崩求車以桓王將崩求金以襄王崩皆

以喪事之有闕賻賵之不供也魯不盡臣子之職致周王下求謂魯秉周禮可乎日抄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穆公卒弟殤公立

諸侯卒書葬書崩薨者臣子之尊稱故外諸侯稱卒以別內也野編凡諸侯同盟名於載書朝聘會問皆以名通故卒則書名不然則否左氏曰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君薨赴於他國曰寡君不禄臣子而名其先君非禮也孔義蘇轍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外諸侯特相盟之始）

齊鄭之交始此（孔義）齊鄭為一當時未有伯各於其黨（野編）書此為艾之盟張本（趙木訥）外特相盟不書必闕於天下之故而後書莒紀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為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為之也是故書齊鄭盟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春秋於隱桓莊之際唯鄭多特筆於襄昭定哀之際於齊多特筆焉（陳傅）

良後傳

癸未葬宋穆公穆公作繆穀

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程傳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伐國取邑之始

外取邑書內取邑書野編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取者

收奪之名孔義趙鵬飛曰莒入春秋首加兵于向今又

弱杞而攘其邑然至昭五年莒牟夷卒以牟婁來奔

戴溪曰徒為叛人之資耳日抄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桓公此書弒之始

不稱公子身為大惡絶之於其先君也其又有以屬稱者或過其親之以啓亂或見其以親而反讐事同詞異各有義而不可例拘孔義本程傳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衛地書遇之始

遇書魯宋為一編野古有遇禮以待不期之會亦相期也而同于不期之簡故書曰遇及者内為志也孔義為衛謀也日抄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於是齊鄭一黨也魯宋陳蔡衛一黨也東諸侯分黨而天下始多故矣

衛使宋為主使大夫將故序衛人於陳蔡之下服虔宋殤不誅弑君之賊不念穆公舍其子而立己反以馮在鄭從州吁伐鄭故是役也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孔義不見人伐衛衛乃伐人耶衛風云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主兵者州吁將者公孫文仲也宋公為之與夷宋之完也野編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大夫專將之始

宋公使來乞師公不義州吁而辭焉公子翬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蘇氏羽父我之州吁也亂者治矣治夫與於亂者也與於亂者治而亂者其孤矣野編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陳地州穀梁作祝

稱衛人衆詞也舉國殺之也程傳伐鄭稱人責詞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伐鄭之役公孫文仲為主將而稱人則是指國人聽州吁號令從文仲而南行者也故

曰責詞其殺州吁則石碏謀之而使右宰醜涖之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故曰衆詞于濮者憫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以討賊許衆人以失賊罪隣國胡傳吁二月弒君九月方討為期也久傳者尤有不足之詞焉其得久者由宋魯陳蔡助之胡傳罪鄰國有以哉傳斷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宣公

以衛晉推之宋御說晉黑臀周宜無不書於策者何

也黑臀也周也皆立於弒君者御說定意於國人故皆削不書與國伐鄭以定州吁而天子不能正故特書立晉以著衛人討賊立君之義於天下結正五國輔篡之罪也陳氏曰必若衛人討賊而後可書立是也屬辭殺州吁曰衛人立晉亦曰衛人抑何以異吾聞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未聞國君人人得而立之也此其所以異也邵寶濮陳地也請涖於衛故曰衛人殺之也晉自當立立晉者誰耶故曰衛人立之也比於

蔡人殺陳佗則陳有佚賊比於齊人殺無知則齊無立君天下後世知衛有人焉已矣野編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矢公穀作觀魯地

君舉書觀魚非事也野編

夏四月葬衛桓公十四日而葬

討賊而始葬魯往會故書孔義

秋衛師入郕盛公作

衛之亂郕侵衛今故入郕左傳郕被隣國之兵自衛始

至十年齊鄭連兵入郕莊八年公及齊師圍郕而郕降於齊文十二年郕伯來奔自此不復見於經國遂滅矣訥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

考者始成而祀也諸侯不再娶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别立宫以祀之因其來賵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賵因其考宫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宫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

之佾而曰羽者羽以象文德婦人無武事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胡傳八佾用宗廟久矣而不自知其僭也至於考仲子之宫而用六羽春秋書之幸之也而有遺憾焉諸侯之妾之用六羽猶諸侯之用八也簡端錄

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故邾人請於鄭以伐之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大小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邾小而先鄭主兵也蘇轍蓋事有輕重而大夫之會必以其班非有故不

得以微者往其以微者會則大國大夫下於次國之卿若温之盟陳子序鄭人下是也次國大夫下於小國之卿邾人鄭人伐宋是也先儒謂小國主兵序大夫之上者非屬辭

螟

螟書蝝書有蜚書有𧒂書多麋書蜮生書石書鷁書鸜鵒書麟書害者災不害異野編詩去螟螣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國之大事故書胡傳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臧僖伯

書日見恩禮之厚胡傳

宋人伐鄭圍長葛書圍之始

書圍志暴也孔義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公穀作輸平

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故與宋為黨修怨於鄭邾鄭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使者失詞欲救而止鄭人遂乘隙而輸平也和而不盟曰平蘇轍渝

變也平成也六年春以前清之遇宿之盟我成於宋六年春以後艾之盟防之會我成於鄭局於此一變輸平者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後此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以利相結也胡傳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齊地齊魯交好之始

始平于齊也左傳前此魯未嘗與齊交因鄭輸平之後而公始與齊盟蓋皆鄭莊之謀也吳澂纂言

秋七月

此無事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也野編

冬宋人取長葛

圍其邑周一歲而取之孔義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書叔姬賢之也蘇轍娣歸不書閔其無終也程傳為有歸

於鄭一事不容不書野編

滕侯卒

不書名史闕也程傳諸侯卒不同盟者五十二人不書名者九人餘皆書名陸氏纂例不書葬者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也

夏城中丘書土功之始

國之大役城書築書時亦書不時亦書野編凡用民力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而不書二者為國之先務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則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凡書城完

舊也書築創始也程傳中丘近莒為城以備之且為向之外應也私考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列國來聘之始

聘書野編先儒母弟之說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爾非以同母為加親也若以同母為加親是不知人理也程傳鄭語來盟黑背帥師皆罪其私也陳光奔楚而稱弟盜殺衛縶而稱兄秦鍼宋辰皆責其薄也胡傳以弟為貶可施於陳光秦

鍼宋辰然段何以不弟也以不弟為無貶可施於許叔蔡季然肸與鱄何以弟也且夫年之弟也為有公孫無知也以病齊僖黑背之弟為有公孫剽也以病衛定逆探於後追論於前於文太深於事無据夫義繫於聘直云結艾之盟足矣野編

秋公伐邾伐邾之始

為宋討也渝蔑之盟矣孔義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天王下聘之始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戎患

之始

春秋書天王下聘者凡八責諸侯不朝而坐受天子之聘也　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天王使來聘而戎伐之書之以罪魯也穀梁以為衛楚丘考之衛楚丘自在河北周在河南是時河未南徙魯亦在其南也從魯至周不宜由衛左傳魯有卜者楚丘之父蓋以地為氏者則魯亦有楚丘也署記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宋衛為一野編齊將為鄭平宋衛有會期矣而宋衛先為乖之遇者有私謀也有意於從齊黨而無志於釋鄭憾也孔義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公穀作邴

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内曰許鄭有湯沐之邑於泰山之旁曰祊時天子不廵狩魯亦不朝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取其近者前此來輸平以言請之矣至是始入地也入者内弗受也程傳宛之不氏鄭大夫之未賜

族者也蘇氏不結祊成隱之善也野編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廵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胡傳魯初睦宋齊恐魯助宋故為鄭求魯不應反為宋伐邾故歸祊魯得祊而始奉社稷以從林訥鄭伯利在得許田故先使人歸祊為異日取許田之地隱不悟其計受而有之自鄭人輸平之後魯多墮鄭計而不自知岷隱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宣公子桓侯封人立辛亥宿男卒

蔡未通而名者蓋通於惠公之世也宿嘗通矣其不名失之也（蘇轍）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周地參盟之始）

齊鄭方合宋欲間之盟齊不盟鄭（野編）宋衛一黨也齊鄭一黨也鄭莊挾齊自強齊僖特假鄭以糾合不適年會防謀伐宋矣要盟何益哉（孔義私考）本參盟者無主之盟也非以三國為限也但始於宋齊衛之三國故相承以為參耳（後傳）

八月葬蔡宣公

諸侯五月而葬宣公卒兩月耳不及期簡也孔義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公穀作包好莒之始亦魯君特會外大夫之始

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穀梁非大夫敢盟公公自欲與盟耳特書公所以譏公之失禮明非大夫之事也陸淳纂例莒雖小國而入向伐杞能為魯患故七年城中丘以備之至是復屈已要盟於其地孔義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駭穀作侅展氏

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胡傳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天王之使至魯者於此而三魯無一答詳王使所以著隱罪也傳斷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雨暘之變甚者書野編不時災也非常為大亦災也程傳

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以出電以見則雪不當復見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凡失其度人為感之也胡傳

挾卒公穀作俠

夏城郎

書不時也左傳郎邇宋城郎將為鄭伐宋也孔義本木訥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公作邴）

謀伐宋也左氏曰鄭伯以王命討宋之不王豈其然乎假此以誑齊魯耳（孔義）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為師期也（程傳）防之會魯始與齊謀伐宋之舉至中丘之會復偕鄭合謀而決出師之期經傳録之著伐宋之兵所由合也（汪克寛纂疏）

夏單師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程傳三國會伐宋吾所知也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宋於傳有之經無是也且鄭伯安知有王鄭伯而知有王蝥弧之旗魚麗之陳奉辭四伐為政於天下可也何為與虢公爭政哉野編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宋地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魯於宋本無纖芥之隙徒以歸祊之故為鄭伯所役

翬既帥師會二國公復自出奇兵以襲人之虛而取其二邑春秋書曰所以著其暴辭婉而義見者也家鉉翁傳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又連衛以報鄭鄭幸菅之敗而不備故師還及郊宋衛已乘其虛而入之矣高閌集註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公作載

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

師馬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取三國之衆（程傳）蓋戴已授其繹開之於宋鄭揆其不備攻之於後故一舉而取其師（通說）

羅喻義曰入隱之篇大抵皆宋鄭事也宋自殤公立開怨於鄭傳所謂十年十一戰也起隱之四年宋公伐鄭一翬會宋公伐鄭二郲人鄭人伐宋三圍鄭長葛四取長葛五翬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敗於菅七取郜八取防九入鄭十伐戴十一而宋自此病矣難發

於州吁衛之亂易於宋當其起也惟公子馮之求及其病也不中於在外之亡人而中於在近之逆人齊鄭同謀者也陳蔡衛親宋者也入郛以前我附於宋渝平而後我講於鄭取郜歸我取防歸我其入許也又讓於我鄭之奉我至矣來即我謀爾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公作

討不會伐宋也程傳郕衛所與也而齊鄭入之集註齊僖與鄭同志今年入郕明年入許其後如紀惟以窺伺弱

小為事爾野編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諸侯朝魯之始

朝書野編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皆不朝王獨朝魯可乎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程傳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公穀作祈黎鄭地

謀伐許也程傳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書會伐許者鄭志也書及入許者公所欲也胡傳

閫開正曰隱桓二十年間事皆以鄭莊為綱魯隱半生全被鄭莊播弄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不地不葬知其有變也然春秋之意在元年不書公即位矣春秋不言即位者其皆有故乎莊閔僖不言即位故在前也隱不言即位故在後也野編不書葬不成喪也集解

歐陽修曰魯隱南面而治其國君其吏民者十餘年

死而入廟立謚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為君也孔子修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左氏何從而知其攝耶

黄震曰隱公春秋之初也春秋之初未有伯也而伯之漸已萌蓋是時惟齊為大國惟魯為望國齊以黨鄭伐宋魯以受鄭祊田忘鄭之讐而從齊故前乎此惟兩君相會至此而諸侯參會矣前乎此惟敵國相

攻至此連諸侯伐宋矣故曰伯之漸也向使齊不私於鄭而務使宋鄭相安魯不貪鄭之賂而不遽從齊天下其庶乎然則伯之萌齊僖之為而魯隱助之也

春秋平義卷一

春秋平義卷二

秀水俞汝言撰

桓公名軌史記名允惠公子隱公弟母仲子夫人文姜在位一十八年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故不言即位先君不以其道終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孔義隱不求為君不書即位桓求為君書即位隱不書即位不害其真也桓書即位不害其僞也野編穀梁有桓無王之説竊以

夫子於繼隱之後而書公即位則桓之志見矣奚待去其王以為貶耶（顧炎武日知錄）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衛地）鄭伯以璧假許田

欲求好者公也欲田者鄭也為此會也此其以璧假之與曰否以祊易之易之則其言假之何鄭人之辭也知為賜田不可易也則亦書曰璧假許田可以解魯可以諱周可以甚鄭伯之為諼（野編）隱公於宛來歸祊特欲啗魯以借其力為離宋計耳未嘗有易許之

萌令桓立而輙以許田假之蓋扼其吭而扶取之也謂以璧者庶乎有詞且曰請復祀周公借是為義而要之也馬驌採微加璧焉鄭伯必得之計也非祊薄於許也邵寶歸祊後復書我入祊重取地也假許後不書以許歸鄭重失地為內諱也黃澤補註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近垂地

祊成已結假不反矣野編上書會所以惡鄭下書及所以惡魯王氏箋義

秋大水書水災之始

災書時不書月則水之泛溢為害蓋歷時而未平也纂疏春秋書大水凡九魯居其八其一言宋日抄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殤公馮立弑莊

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稱大夫不失其官也程傳

孔父先死曰及何也穀梁曰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

孔義父與甫通孔父字嘉猶杜甫之字美也略記

滕子來朝

杞最小初稱侯已稱伯稱子滕亦小初書侯已書子蓋弗給於朝覲貢賦自降為子聖人因其實而書之孔義本朱子按滕初稱侯後稱子以為自降可也杞初稱侯後稱伯又稱子繼復稱伯卒又稱子其升降不一者於前說難通矣則惟時王黜陟之說為可從二邾自附庸升而為子說者以為數從齊桓故為請於王

命為諸侯王能升二邾獨不能降滕杞乎署記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稷宋地

為賂故立華氏也會未有指言所事指言所事特書也孔義諸侯以宋有弒君之亂而往平之耳後書取郜於宋而討賊之事無聞焉則其義自見或問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宋始以不義取之故係其器於郜賂公者宋也而書曰取蔽罪於魯也以成亂之賂

器置周公之廟公其受之乎孔義前書成宋亂兼責四國也此書取郜鼎納于太廟專責魯也家氏傳

秋七月杞侯來朝公穀作紀

蔡侯鄭伯會于鄧懼楚之始

會於鄧謀楚也春秋微言之以示入蔡伐鄭之漸不惟不言楚併不言荆用見中國無人不能制之於早爾野編春秋之初諸侯盟尚少也自是而後則漸衆矣伯興而世道降其可見於是乎簡端錄

汪氏纂疏曰于鄧外諸侯相會之始而實楚患之萌蘖北杏外諸侯列會之始而實覇者之濫觴其關於天下之故不小矣

九月入杞公穀作紀

左氏曰討不敬也　七月來朝九月入杞何也曰七月來朝杞侯當作紀侯程子已言之矣或問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書至之始

出告反至常事爾何以書或以去國踰時之久或以會盟侵伐之危或以黨惡附姦之罪唐之至危之也弑君之賊使戎而不如鄭齊陳之黨惡則討之矣孔義

本程傳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齊地

不書王闕疑孔義不書王者孔子循史之舊文而非削也若以削王為罪天王不討賊則是仲尼貶周天子矣其尊周正統之意安在哉探微會于嬴左氏曰成昏

於齊也冬娶齊急於得齊以固齊援也林訥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衛地

胥命者何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公羊

隱八年齊欲平宋鄭十年齊從鄭伐宋而衛亦從宋入鄭齊衛不過各附其所與實未常有怨至桓二年遭華督之禍而衛其所附齊鄭會於稷以成宋之亂而宋已附於齊無仇可解何俟乎盟故書曰胥命耳林訥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魯地公穀作紀郕公作㓕

杞本侯爵諸傳必欲易之為紀者以桓六年夏四月亦有公會紀侯於郕之文故並二而一之也至十二年曲池之會與莒子之盟者猶書杞侯之子靖侯也終桓之世凡三見稱侯不異至莊二十有七年始稱伯非因桓公而貶也採微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推歷當為八月

日食三十六食既者三皆臣子僭逆夷狄暴横之兆

此年而後荆楚僭王鄭敗王師宣八年而後楚莊圍宋伐鄭伐晉襄二十四年而後齊崔杼衛甯喜弒君吳楚横行中國汪氏

公子翬如齊逆女

逆女書公子翬則是隱以為仇桓以為親也野編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魯地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越竟送女非禮也孔義將以何稱非女非婦則姜氏而

已矣公往會之野編爲齊侯爾非爲親迎也以輦往而不言以至者公親受之齊侯也孔義桓公失禮兆敝笱之剌於是見之傳斷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桓娶夫人書之者數春秋惡文姜之終不得不詳其始傳斷

有年

謂桓不當有年爲異而書則螽與大水無氷皆當爲

桓之常又何為書春秋豈專記人之凶荒而不幸人之豐熟哉各書其實爾（日抄）蓋有感也幸祈民之未殄賴有是年以生養之不然則靡有孑遺矣（採微）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蒐狩之始）

狩不書于郎遠也（野編）郎今之單父魯臺土也地近宋

昭九年築郎囿（木訥）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詩曰家伯維宰仲允膳夫宰與膳夫作對其官可知

而或以為冢宰吾不知也經書宰喧宰孔惡冢宰而數兼使職必無是也

是年及七年不書秋冬史之闕文野編

五年春正月甲戌

脫文陸淳長歷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杜預先儒疑下有陳佗殺太子一事木訥

己丑陳侯鮑卒桓公卒陳佗弒太子自立

左傳再赴也公穀曰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

故以二日卒之俱不可信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不書何以書襲紀也野編紀人來告存而弗削以著齊人滅紀紀侯去國之由胡傳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穀作任

仍叔之子弱也左傳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今又使仍叔之子桓圖魯賊周何親之也至及觀伐鄭然後知王屢聘魯謀鄭故也魯桓宋督俱未暇討反遣

使入魯蓋欲專圖鄭也斷傳

葬陳桓公

城祝丘

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故城以備之程傳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師敗績于繻葛不書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逆中取順法也王師敗績於茅戎何以書茅戎戎也鄭諸夏也夫集王躬天下寧有是事從王正也伐鄭

鄭伯之有罪明矣野編

大雩書大雩之始

旱也雩而雨雩而不雨旱野編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歳以為常不能悉書故雩以非時而書孔義

簡端録凡王所建皆曰太太廟太學之類是也凡王所舉皆曰大大蒐大閲之類是也魯謂魯可行之乎

螽公作蝝

冬州公如曹

外相如不書何以書違杞難也野編州河内地邑名也張洽州公嘗為三公程子

六年春正月寔來

杜註寔實也名曰如曹實來魯也在公穀俱不言州公之名胡傳獨以為名不知何據賀仲軾歸義言寔來者承上文也州公一出而私交二國往外曰遂内來曰寔皆兼事之辭也統紀此來者州公遂不復矣州公存其來紀侯表其去蓋謹志之也野編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公穀作郕魯地

諮謀齊難也左

秋八月壬午大閱書大閱之始

簡車馬也懼齊鄭故孔義慼夏大閱妨農害人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警而為之教之不素得以保其國乎程傳

蔡人殺陳佗厲公躍立

佗者殺世子自立者也公子躍者蔡出也為立躍也以為誘之則自送也以為故侯君位未定故曰蔡人

殺陳佗野編淫獵于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穀梁

蔡侯殺之而書蔡人天下之大惡人皆得而誅也孔義

九月丁卯子同生

君嫡子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則史書之啖助

冬紀侯來朝

欲公請王命求齊成公告不能

七年春二月已亥焚咸丘

劉氏曰咸丘邑也火田而咸丘焚也王貫道曰咸丘

即鉅野郎之近地日抄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鄧何爲者比於介卿則稱爵比於滕薛則稱名蓋是時東南有僞王者故相拔而來後亦改事楚矣野編

穀鄧皆在南陽越蔡許陳曹宿邾而朝於魯蓋爲楚所逼失地而奔不見容者懼楚也至魯遠於楚故朝於魯以失地故書名終春秋不復見於經意其滅於此也訥木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烝不書以五月丁丑烝書野編

天王使家父來聘

至是三聘矣孔義高抑崇曰諜納后也辨義

夏五月丁丑烝

黷祀也志不敬也孔義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程傳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書遂始此

天子娶后當使同姓諸侯主其辭命祭公逆后于紀使我主其禮也劉敞權衡祭公至魯遂往逆后此天王之命非祭公自為之紀魯甥舅資謀于魯而行戴溪齊將滅紀魯勢不能芘紀於是而為之謀俾納女于王托王為重焉祭公因不及命而遂逆王后也齊侯繼此不復犯紀襄公始滅紀納女亦延紀數年木訥桓王取后

于紀命魯主昏嘗使家父來聘則其事前定矣既已納幣契成故祭公來受辭于王昏而往逆后于紀昏禮之宜也天子不自主故祭公不稱使成使于我故言遂屬辭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也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公羊自逆者而言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從父母所子而稱季

姜化天下以婦道也胡傳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諸侯相朝正也有故而使世子攝事蓋禮之變也蘇轍

朝不言使明年曹伯終生卒為射姑地也有曹伯之使則可野編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桓公辛子莊公射姑立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衛地

衛侯失信也衛中變而從齊鄭于是乎有郎之師孔義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鄭太子忽救齊敗戎師于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使魯為之班魯以周班後鄭鄭忽怒故以齊衛來戰于郎稱來戰無詞也鄭雖主兵而先書齊衛猶以周班正之也蘇氏

集解王明逸曰魯以周班後鄭事已

久遠釁㝠所由來必更有他事是時齊方圖紀而鄭助之其嫌魯也蓋以紀故與畧記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此郎之諸侯戰未得志故盟爾野編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莊公卒世子忽立是為昭公

鄭莊一時之雄也射王陷弟害隣謀立宋莊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國内大亂為宋莊反噬為不善者可以鑒矣孔義

秋七月葬鄭莊公三月而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書執之始

稱字非賢之也尊王命貴正卿著其罪而深責之也

突歸于鄭

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曰歸易辭也以祭仲易

惡祭仲也孔義

鄭忽出奔衛書奔之始

忽以國氏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爵伊川經說

秋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大夫會盟諸侯之始

內大夫會外諸侯盟始此孔義于折于夫鍾于闞于穀丘于虛于龜大抵為平宋鄭也前年成宋亂今復成鄭亂耶宋人辭平而始改從鄭為武父之盟為宋之戰及宋以諸侯伐鄭太宮之椽不保公亦不能救也謀之數年竟成何事野編

公會宋公于夫鍾郕地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魯地

鄭忽嘗救齊伐魯今突入鄭而忽出奔故魯桓拳拳

黨鄭者欲固突而拒忽爾日抄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公穀作紀莒子盟于曲池魯地公作歐蛇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宋地即句瀆之丘

燕人姞姓非北燕也野編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厲公卒莊公林立

公會宋公于虛公作郯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虛龜皆宋地　黄正憲曰按桓夫鍾之會是宋欲親魯伐鄭故數會于魯地宋為之也此虛龜之會是魯期于宋鄭公不受平故數會于宋地魯為之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鄭地

棄宋即鄭野編鄭伯突也突簒其兄而立春秋以君許之不沒其實也雖君而實簒雖簒而實君皆因其實而已不然不能君也衛州吁陳佗是也孔義君臣六

會而宋不許平辱甚矣於是遂有武父之盟蘇轍

丙戌衞侯晉卒宣公卒惠公朔立

日同而地異故兩書焉即書者紀事之職追書者承赴之本邵寶按石經衞侯晉卒在盟于武父之前衞上有丙戌二字穀梁傳誤簡於此辨義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孔義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以為鄭與宋戰者左氏也公羊謂宋與魯戰穀梁謂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内兵則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説然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主兵者鄭也隱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主兵者衛也此紀先於鄭未必為内兵主也齊侯序宋公上終春秋之世此齊先

於宋未必為外兵主也紀雖畏齊固當從我吾從左

氏野編

三月葬衛宣公

既與衛人戰𨚕為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古人

以葬為重也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從吉行事據事直

書而自見孔義諸侯在喪而有境外之事以喪行者稱

子以吉行者稱爵趙匡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曹在衞南而東北為齊界所以伺齊衞之往來虞其報救杞之怨也孔義

無氷

時燠也孔義

夏五

傳疑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語穀作禦

使來盟盟前定矣伊川公會鄭伯于曹修武父之盟也

鄭使弟語來盟修曹之會也傳斷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嘗不書以御廩災書野編惡不敬也以為未易災之餘

而嘗也穀梁不時也秋嘗以物成而薦新為義夏之六

月未可嘗也胡傳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僖公卒襄公立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其意也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孔義蔡陳與宋盟折者也齊衛與鄭盟惡曹者也今鄭既背齊黨魯則齊亦背鄭黨宋夫齊强於宋何亦聽其節制深仇鄭也仇鄭則嫉魯可知春秋翼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王者無求用見當時上供多闕諸侯無王也野編

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崩莊王立

是後莊王僖王不書崩見王室不告魯不赴而諸侯不臣益見矣孔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何以出辟祭仲也野編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事之初起兩亡人爾令反正也莫先正名矣彼奔者突伯也此歸者忽世子也夫其書伯也不如世子世子義嗣也奪正而伯簒也（野編）世子書而無突天王書而無朝名正於此而義黜於彼聖人之筆大矣簡矣（邵寶）突忽並爭不書名何以别（日抄）

許叔入于許（即穆公新臣）

隱十一年鄭使莊公之弟許叔居許東偏以奉其祭祀鄭亂故許叔入許（孔義）

公會齊侯于艾公羊作鄗穀作蒿齊地

謀定許也左傳魯本怨忽許實怨鄭定許所以撓忽也

日抄自郎之戰齊不通魯至是齊復通彭生之禍始此

木訥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按郳黎來朝稱名蕭叔來朝稱字知此稱人必非其君凡朝必以禮接於廟非諸侯不言朝曹伯使其世子來朝杞伯姬來朝其子皆是子代父來行禮知此

稱人者亦是其世子凡來朝同時俱至必以先後行禮若滕侯薛侯是也陳氏項氏皆謂此與滕薛皆譏旅見自參以上貶人之非也楚雖僭王猾夏其會諸侯亦曰用齊桓而已楚猶不敢借天子之禮以臨諸侯而況魯乎魯君朝而稽首於伯主晉人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齊侯稽首於魯君魯君拜齊人怒魯人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稽首猶且不敢而況旅朝乎_{屬辭}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突非正也而忽不能君故國人君突諸侯助之春秋書爵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伊川櫟有鄭伯鄭安得有伯高伯因之賊昭公齊襄因之賊子亹傅瑕因之賊子儀春秋皆削不書弟書鄭伯突入于櫟蓋曰突已得鄭矣野編衛宣未葬而朔書衛侯見諸侯之無父世子據鄭而突書鄭伯見諸侯之無君歸義何以不言忽之出奔忽之為君微也祭仲存則存

矣祭仲亡則亡矣公羊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袲公羊作侈宋地

納突也野日編袲宋地抄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謀伐鄭也左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突善結諸侯也齊氏曰自入春秋蔡常先衛自是遂序衛之下先儒以為後至實則以勢之强弱相上下

而不復用周班矣伊川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伐致之始

以見勤勞於鄭突伊川一篡國公子勤諸侯三會再伐

又弗克納其致踰時也自冬十有一月至于秋七月

何多日也野編

冬城向

言冬通後月之詞孔義地在魯莒境上魯莒之爭自城

向始日抄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譖殺二兄而有其國詩刺二子乘舟誠罪人也自茲及于莊六年而入于衛中間宜有立君公子黔年周所立也春秋筆法空處最竒隱之甍也前不書即位後不書葬知有亂者桓之甍也前書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知有淫者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知有自將之天子王人子突救衛知有天子所立之公子黔年不知者以為斷爛知者以為

完整之極也編野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齊地

平齊紀且謀衞也左紀魯之姻國而衞朔在齊故齊欲納朔而魯欲平紀也然二年之後齊遂遷紀三邑六年之後魯卒會齊納朔則齊魯之强弱見矣纂疏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魯地

下書伐邾則惡自見矣孔義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魯地穀梁作郎公闕夏字齊魯交兵之始齊魯之兵

始於奚而終於艾陵

盟未幾而齊來侵境平紀之信豈可恃乎吳澂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桓侯卒哀侯立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許叔入于許許男新臣也蔡季歸于蔡蔡侯獻舞也父子繼也兄弟及也為國求君倫序為重故稱叔季

爾說春秋者疑獻舞非賢未應書字謂別有一蔡季

穀梁曰蔡之貴者也何氏增之曰賢者也能讓國曹臧

衛鄖吳札何以不書野編

癸巳葬蔡桓侯三月而葬

稱爵或曰請謚於王者也或曰傳失之孔義

及宋人衛人伐邾

宋志也左傳以二月盟以秋八月伐不書公削也野編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推歷當為十一月庚午朔闕庚午字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濼水名齊地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無與字

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以夫人之伉也穀梁夫人驕伉公不能制也故曰與與則匹敵而無尊卑之别也罪公也治其本也孔義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濼之會不書夫人出以遂如齊見之喪至不書夫人入以孫于齊見之孔義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九月乃葬

公薨不地何也隱之故不地也今而書地桓惡無可隱也我知之矣隱之忠臣襄公諸兒也桓之孝子公孫無知也野編

桓公之書葬者賊既討也魯人却尸以讓于齊曰請得彭生除君之惡徒知彭生之賊云爾齊強而魯弱故君子以為討矣劉敞意林

春秋平義卷二